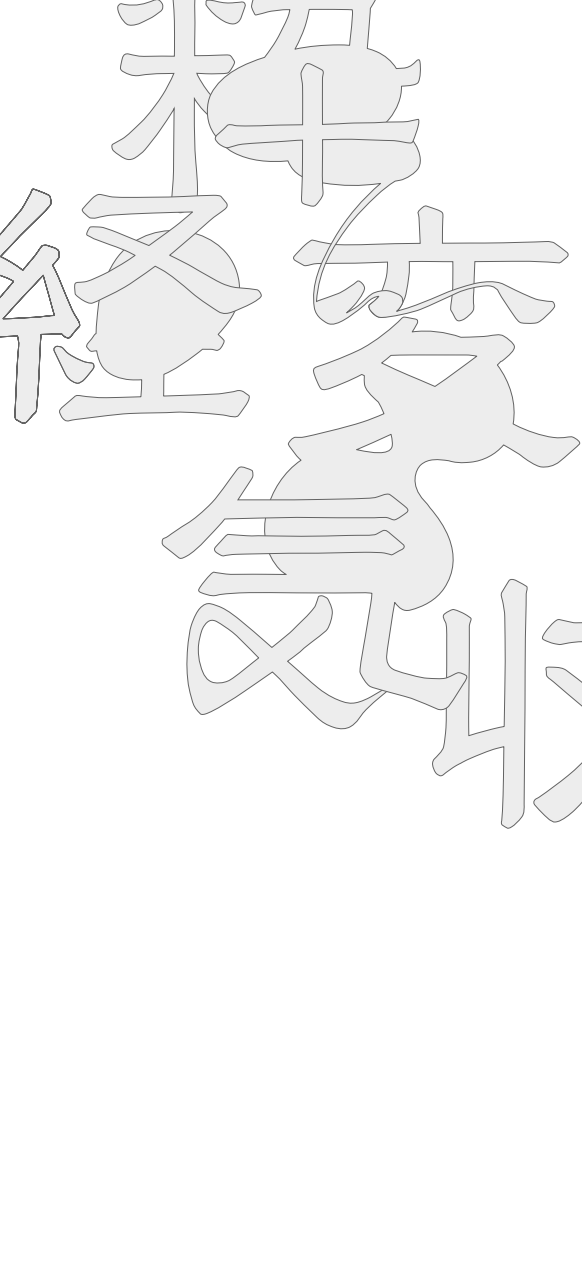


漢字力

姜建強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將墓地築造成「迷路」的漢字力

1

嚴復。近代中國頭號翻譯家。

但在中日對譯西文的幾個關鍵詞上，他卻未能取勝。

日譯「進化」，嚴譯「天演」；

日譯「哲學」，嚴譯「理學」；

日譯「經濟」，嚴譯「計學」；

日譯「社會學」，嚴譯「群學」；

日譯「形而上學」，嚴譯「玄學」。

結果，漢字文化圈的知識傳播，是在用日譯還是在用嚴譯？

嚴譯為何未為後人採納？對這個問題作深入思考就會發現，嚴復的西文水準不會在日本人之下，他的問題在於跌進了「母語」的陷阱。母語本能地再三要求他再縝密再精緻再體察再內化的一

個結果就是作繭自縛。而日本人對漢字並不懷母語的本能情結，所以他們相對超脫，放得開，更能驅遣漢字。這正如著名的歷史學家山室信一在《作為思想課題的亞洲》（岩波書店，2001年）中所說：日本創造了上千個日本產的漢字詞，它們無一不是在植根於日本文化的漢學修養的前提下誕生的。這段話表明日本人的漢學修養並不是自帶的，而是從中國來的。「母語」的陷阱對日本人不起作用，這是他們的幸運，當然也是漢字圈的幸運。

但嚴復扳回一城的傑作是「邏輯」一詞。相比「Logic」的音形意絕妙的創意，日本人的「論理」一詞顯得蒼白和牽強。這裡嚴復取勝的「邏輯」又是甚麼？

非常有趣。西文與漢字，漢字與西文。就這樣纏繞着中與日、日與中，就這樣纏繞着上一代、這一代、下一代。

2

在日語中有以下這些詞：

「初冠雪 / 初飛行 / 初體驗 / 初舞台」。這裡的「初」念「はつ（hatsu）」，屬於訓讀。

「初対面 / 初一念」。這裡的「初」念「しょ（syo）」，屬於音讀。

「酒屋」叫「さかや（sakaya）」；「酒店」叫「さけてん（saketen）」。

為甚麼會有不同的讀法？其理何在？

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曾經設想用漢字詞與日語固有詞對抗來自歐美語言的外來語的擴張。但難度很大。如：「時間」與「タイム(taimu)」實際上有不同的含義，根本無法統一。日本的麵包店、壽司店，還有一些超市，會在下午 5 點開始搞「タイムサービス」活動，即打折促銷。這裡的「タイム」能改成「時間」嗎？變成「時間サービス」？不行。如果這樣，日本人說這就是日語裡的「惡語」。如同「我愛你」，如果日語表述為「私はあなたを愛しています」的話，就是極端的「惡語」了。

3

從繁到簡。

日本人也經歷了無用的抵抗——「缺」變為「欠」、「藝」變為「芸」、「罐」變為「缶」、「燈」變為「灯」，當然有失落和不快的時候。然而隨着 1948 年「當用漢字表」的頒佈，一切的抵抗都真的變得了無用處。對編輯來說，「剪燈新話」變成了「剪灯新話」，「缺席」變成了「欠席」。不習慣也要習慣。不喜歡也要喜歡。

從簡到繁。

但日本人還是在不同場合、不同語境，盡可能地將繁體字書寫在言語的「互聯網」之中。在這方面，日本人表現得執着和自覺，好像想要捍衛甚麼，守住甚麼。於是我們仍然能看到「渡邊」「默禱」「日本製罐」「草間彌生」「慶應義塾大学」的字樣，像「幽靈」

一般，纏繞着新一代的日本人。京極夏彥再將這種纏繞書寫成物語，於是產生了《姑獲鳥の夏》《邪魅の雫》《魍魎の匣》《鉄鼠の檻》《陰摩羅鬼の瑕》，僅書名漢字之繁，就能暈倒一大批人。

4

出版量巨大的小說家赤川次郎說：如果要寫世界上最短的小說，應該如何動筆？他仿效美國作家的描述，說只要兩行字就可以了：

地球上で最後に残った人間が部屋の中に座っている。

するとドアをノックする音がして……

（地球上最後一人獨坐房中，這時，忽然響起了敲門聲……）

誰在敲門？敲門的人不是地球人？難道是宇宙人？是惡魔？

但肯定不是動物。那究竟是誰在敲門？

我們注意到了赤川次郎舉例的短短兩行字中，有 12 個漢字。難道是漢字在敲門？是漢字裝扮成地球人，在敲地球人的門？

5

在日本，「春眠不覺曉」的經典翻譯是「春眠曉を覚えず」。

四個漢字三個假名。

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翻譯就是一字不減一字不增地復

現「南朝四百八十寺」。日本人為甚麼要這樣處理呢？「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詩句，難道假名就難以滲透？「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詩句，難道就是鐵打金剛身？日本人說這是日本漢詩翻譯史上的一個亮眼處。

6

北原白秋出版的詩集《鑛》，讀音為「kanashiki」。意思是「鍛冶台上敲打煉物」。再看他的詩《墓地》。北原將墓地定義成「露之原 / 小童之草庭 / 薄黃之石 / 銀杏之片 / 香華之色海 / 無緣之草」。最後將墓地築造成「迷路」。這是北原白秋的漢字力。當然也是明治時期文人的漢字力。

7

英語的「and」，中文的「和」，日語是「と」。但如果是法令用語，則不能用「と」，必須用「及び」或「並びに」，如「A 及び B，並びに C 及び D」。某內閣法制局職員的結婚宴，一來賓發言說：「新郎並びに新婦」。婚禮現場的法制局人員事後悄悄對這一來賓說，不是「並びに」，而是「及び」。這位來賓始終不明白自己錯在哪裡，為甚麼要有這個區別。

但這個問題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根本不是問題。不就是「並」

與「及」的區別嗎？是「新郎及新婦」更古雅呢？還是「新郎並新婦」更古雅呢？你看，還是中國人的漢字思維厲害，一下點中了要點。

8

日語漢字有時也會表現出一種優雅，一種修養。

日語漢字有「啞」字，讀「oshi」，但平時日本人用「口の不自由な人」。

日語漢字裡有「盲」(mekura)這個字，但平時日本人用「目の不自由な人」。

日語漢字裡有「聾」(tunbo)這個字，但平時日本人用「耳の不自由な人」。

總之，用「口不自由 / 目不自由 / 耳不自由」替代「啞 / 盲 / 聾」，給了殘疾人以最大的尊重。同樣地，我們在日本也絕對找不到「聾啞人學校」這樣的表示。

9

日本人經常思考一個問題。

中國人創造的漢字，我們日本人懷着敬意接受之，並帶着自己的感受力將其再造。同時表意和表音、具有複雜形態和複雜機

能的漢字，對情感細膩的日本人來說是不是「禁斷的果實」？如果最初遇到的不是漢字，而是古印度的表音文字梵文，或是乾巴巴的羅馬字的話，又會是怎樣的景象？

《萬葉集》裡最為古老的歌是盤姬皇后思念大鷦鷯天皇（仁德天皇）的歌：

君之行 氣長成奴 山多都祢 迎加將行 待尔可将待

日本人經常這樣問：用這樣的文字表述思念，是日本的幸還是不幸？

10

有「假名」就有「真名」。誰是真名？

漢字。漢字才是「真名」。

當時日本的情況是：

男性——漢字——高級

女性——假名——低俗

這表明，漢字與高級相連，假名與低俗相接。但把這個觀念反轉過來的是紀貫之。他當時大膽地用假名編撰宮廷讀物《土佐日記》。男人能用假名，女人更能用假名了。所以日本女人在文字上的翻身，真的要感謝這位宮廷寫手紀貫之。而他的《土佐日記》釋放出的正能量是女性用假名並不低俗。

11

「如若稻常菊桜桐野口樋福」。

當中填一個甚麼漢字？

這是日本銀行發行的貨幣上圖案的名字。

一日元的圖案是「若木」，五日元是「稻」，十日元是「常盤木」，五十日元是「菊」，100 日元是「桜」，500 日元是「桐」，1000 日元是野口英世，2000 日元是紫式部，5000 日元是樋口一葉，10000 日元是福澤諭吉。2004 年以前的 1000 元紙幣圖案是夏目漱石，5000 元是新渡戶稻造。1984 年以前 10000 日元紙幣圖案是聖德太子。

答案自然是一個「紫」字。

「蘭奢待」是甚麼？這是日本國寶香木的名稱。再仔細看，漢字裡隱藏了「東 / 大 / 寺」三個漢字。日本人也很有玩吧。「蘭奢待」香木現在收藏於東大寺正倉院。動手削過這塊國寶香木的人，包括歷史上的足利義滿和織田信長。

「孤獨」與「一個人」，怎麼看都是硬幣的兩面，各自都有其話語權。但日本人則將其套上同一發音：「一個人」的讀音是「ひとり/hitori」，「孤獨」的另類讀音也是「ひとり/hitori」。

12

日本人說，日本的法律文書具有五七五的俳句調：

学問の 自由はこれを 保障する——日本國憲法二三條

相續は 死亡によって 開始する——民法八八二條

憲法條文成了俳句。那麼憲法本身是否也被一種詼諧所籠罩？

除去「無用」的假名，留下的六個字是「學問自由保障」，好像意思還很清晰。

「相續死亡開始」，倒是有了一種莫名的詼諧。

看來是民法被俳句化了，憲法還是憲法。

13

《說文解字》對詞語的解釋非常平易。如：

路——道也。

道——所行道也。

行——人之步趨也。

小——物之微也。

鳥——長尾禽總名也。

雨——水從雲下也。

而現代辭典對雨的解釋是：

從雲層中降下地面的水。

日本人說，現代人的思維力度還不及數千年前的古人。

這就奇怪了。

發現這個奇怪的是日本人。這也證實了這些年來日本人對漢字研究的注重。日本過去流行日本人論，現在流行日本漢字論。在全球化的今天，國家、民族等概念越來越被邊緣化和模糊化，最後剩下的身份認同顯然就是依賴語言認同。這裡既有日本人急於尋根的茫然若失，更有固守心魂的慌亂匆忙。這是否就是日本這些學者在眾多的漢字著作中所透出的有價值的信息？

14

コーヒー與珈琲，哪個更有情調？

在雨夜的新宿，在夕陽的銀座，在月明的青山，你是要坐在片假名的「コーヒー」店，還是要坐在漢字的「珈琲」店？換句話說，你是要坐在星巴克のコーヒー店要一杯咖啡，還是要坐在「椿屋珈琲店」或「皇琲亭」裡點一杯咖啡？心緒會不一樣，思考也會有變化。片假名給人時尚的感覺；漢字給人時光的感覺。

日本第一家咖啡店是在 1888 年（明治二十一年）開設的，店名叫「可否茶館」。這裡「可否」的發音就是「かひ」。當時咖啡的發音是「カヒー」，所以表示為「可否」。江戶時代的文獻裡除了用「コオヒ / かうひい / カウヒイ」等假名表示之外，還有「可非 / 加非 / 骨喜 / 骨川 / 古關比伊」等表示。現在使用的漢字「珈琲」，造詞者是江戶時代的宇田川榕庵，其著作是《博物語韻》。將「coffee」表示成漢字「珈琲」，透露出一種懷舊、沉穩、優雅的感覺，比英

語的「coffee」更顯品位。

在中國是咖啡，在日本是珈琲。口字旁變成了玉字旁，倒也別有一番情趣。但情趣也是要花錢買的。在東京，一些帶有「珈琲」二字的店，一杯咖啡一般要 900 ～ 1000 日元，而用片假名表示的「コーヒー」店，一杯一般只有 300 ～ 400 日元。

日本人說這是漢字的情感學。

15

語調與重音。

日本著名的國語學者金田一春彥說，JR 東海道線的主要站名，從東京往西，從「shinagawa」(品川)、「yokohama」(横浜)，再到「odawara」(小田原)為止，發音基本都是平板型。但從「あたみ」(熱海)起音調開始高升。這是為甚麼呢？

因為到小田原為止，基本都算是東京的地盤。對東京人來說，到熱海就是去旅遊的，感覺是去了較遠的地方，所以音調要高起來。

你看，日語就是這樣一種語言，它將細微差異用一種特有的構造，不露聲色地表現出來。如：

① 学校へ行く。

② 学校に行く。

這有甚麼不同？一般而言，「へ」表示方向，「に」表示場所。

這樣看，①是走向學校的建築物，②是去學校學習。因此，學童如果說「学校に行く」，表明去上課；如果說「学校へ行く」，則表明是與同學一起去校園玩耍的意思。

16

2016年6月29日，日本首家漢字博物館在京都正式開館了。

走進博物館，就會見到令人震撼的「五萬漢字塔」，高達七八米的大柱子上，密密麻麻寫滿了漢字。宇宙的訊息，生命的訊息，空間的虛像，時間的虛像，盡在這密密麻麻中。

抬頭仰視這尊「高大上」的漢字塔，給人的感覺就是繁星中有漢字，漢字中有繁星。渺小的人就好像棲息在這浩瀚的繁星和漢字中。繁星和漢字就這樣與我們共存共生共榮。這種感覺，這種心境，有時就像兒時唱的搖籃曲一樣，讓人想起母親，想起成長，想起思念。

作為來自漢字發源地的中國人，看到這個博物館，會有甚麼樣的思緒呢？

2008年，倡導「漢字文化圈構想」的思想家加藤周一以89歲高齡去世，去世前在《朝日新聞》上連載《夕陽妄語》。他認為，歐洲共同體的前提是文化一體。東亞是否也能文化一體？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日本人的漢字博物館，就能明白其含義——漢字3000年，根，在我們中國人這裡。

17

お冷はセルフサービスです。

這是日本飯館、咖啡店經常出現的一句話。

只有一個漢字。而且還是個「冷」字。

日語，有時也表現出一種冷峻。

就像川端康成《雪國》的開頭句：

国境の長いトンネルを けると雪国であつた。

散發着寒氣的 6 個漢字。

18

モノ(mono)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者」。コト(koto)可以是「事」，也可以是「言」。這表明了概念未分化階段的多歧性。如「死というモノ」、「死ぬというコト」。前者帶有客觀性，後者不帶有客觀性。後者需要「死」這件事以及自己的共有經驗（互為主體），所以不能客觀化。

村上春樹的《發條鳥年代記》裡寫妓女突然顯現出差恥感。加納克里特，從來不害羞於自己的職業，男人們也把她當作一個「一般 / 普遍」來接受——一位妓女而已。不過，當她感到某個嫖客正關注着她，試探她的靈魂時，害羞的感覺便油然而生，讓她再也沒有勇氣面對這個嫖客。這裡的她為甚麼再沒有勇氣面對這個嫖客

呢？就是未分化階段的多歧性發生了變化。這個嫖客發生了情移現象：從「一般 / 普遍」的妓女到個別 / 特殊的妓女。

這就如同「定食」是套餐，「弁當」是飯盒，「元氣」是精神一樣，完全可以置換的。

19

文字的寬廣度是思想的寬廣度的再現。

福柯的「詞與物」說的就是這個理。

問題是文字一旦思想化，就有一種語言上的不可一世。語言的不可一世在民族語境下是一種幸福，在殖民語境下無疑是一種災難。1600 年前英語還是小語種，現在卻成了世界通用語。

那麼漢字呢？漢字的不可一世何在？

日本人說，漢字的不可一世就在於超強的造句能力。如：

「東京大學創立百年紀念論文集編撰委員會委員長委員數人昨天開會討論漢字文化圈課題引發爭議表明意義重大與會代表一致認為必須加大研究力度這次會議到此下次我們再集合再研究——」

幾乎可以無限制地寫下去。即使排列 100 多 200 多個漢字，也無需關係代詞就可組合而成。而用日語表示則要用組詞，英語表達要用關係代詞。除此漢字的造句力還表現在只要在單詞後面加上「性」「化」「中」「力」，就可以造出許許多多新詞。這在其他

語言裡是很難做到的。如以「某某力」為書名的書，日本在近年就出版了不下數百本。

20

與謝蕪村的俳句：

菜の花や 月は東に 日は西に。

菜花，月東，日西。

這就是這首俳句的全部意象。沒有多餘的假名，沒有多餘的漢字。這是漢字與假名混書的經典句例。這裡，漢字是結構的框架，假名是結構的助材。顯然，如果去掉假名，圖景依舊在。而如果去掉漢字，只剩下「の、や、は、に、は、に」，還能表意嗎？

21

《你的名字。》(《君の名は。》)為甚麼會有個句號？

新海誠的動畫電影在中國熱映。吸引我們眼球的是這個電影名為甚麼要有個怪怪的句號？

其實這就是日語表達的有趣之處。如果不加句號，這句話也可能是問句：你的名字叫做甚麼？或者斯文點的話是「請問芳名？」日本老師經常用這樣的句式問新來的留學生：「お名前は」(你叫甚麼？)、「お国は」(你來自哪個國家？)。但提問顯然不是新海誠

的用意。新海誠並不想讓還是少男少女的立花瀧和宮水三葉互問姓名，而是要讓他們永遠記住各自的名字。

所以他加了個句號，使之變成一個陳述句。句號，在新海誠那裡，既是終點也是開端，既是冬天也是春天，既是符號也是漢字。閱讀＝理解，書寫＝表現。看來這種行文和思想的交錯共存，就是日本漢字文化的魅力所在。

《你的名字。》小說的第一句就非常老道，用 7 個漢字定下了整個文本的色調：

懐かしい声と匂い、愛しい光と温度。

22

《墨東綺譚》。

明治文人永井荷風の私小説。將自己化身為主人公大江匡，在玉之井與私娼阿雪廝混。描寫相聚的歡樂和離別的痛楚，非常耐讀。

問題是這個「墨」字。這個字是江戶後期儒學學者林述齋新造的字，指的是江戶隅田川（現在東京隅田川），屬國字（指日本人自造的漢字）。我們在翻譯這部小說的時候，一般將三點水去掉，寫成《墨東綺譚》，意思當然也相近，何況隅田川現在屬於東京都 23 區的墨田區，日語漢字的墨田區與中文漢字相同。但是從視覺效果來看，《墨東綺譚》/《墨東綺譚》，前者恐怕更「明治」些更紳

士些吧。

就像「蒟蒻」(konnyaku)兩個漢字，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秋色秋景，而不應該是冬色冬景吧。

23

村上春樹的新長篇小說《騎士団長殺し》。

上冊的副標題是：顕れるアイデア。

下冊的副標題是：遷ろうメタファー。

アイデア (idea) 也就算了，日本人並不陌生，來自柏拉圖哲學的「理念 / 意念」概念。問題是メタファー (metafa-)。明明日語裡有對應的漢字詞「暗喩 / 隱喩」，但是村上沒有用。說他對漢字沒有興趣吧，「騎士団長殺し」連用了 5 個漢字。騎士在日語裡也有片假名詞「ナイト」，但村上沒有用。看來，村上的文字意念，確實有自己的盤算，有自己的偏好。

24

那麼漢字的最終前景將如何？

當我們在博覽漢字 3000 年的時候，日本人在博覽漢字 50000 個。

3000 年加 50000 個，或者 50000 個乘上 3000 年。

結果都是天文數字。

400 萬種也好，80 億種也好，16 萬億種也好，想表明的一個意思就是：漢字詞語的再造功能，比其他語種要強得多。

25

離開來自日語的「外來語」，我們中國人還能思考嗎？

這個問題時常困擾着我們。

但結論恐怕只能說：不能。

這就如同當時大量日本新名詞湧進中國，引起守舊者的惶恐，連洋務派領袖張之洞都批示「不要使用新名詞」。幕僚辜鴻銘則悄悄告訴他：「名詞」亦來自日本。

這就如同問：一歸何處？若答：一歸於無。那就失敗了。不及格了。把它還原於觀念論的邏輯學，那就太無味了。

這樣看來，要想「脫」日本的外來語，那就等於蛇咬自己的尾巴，再怎樣也無法自力完成。

於是我們指向了另一種可能性。

這就等於將日語的「沢蟹」，我們天才地對譯成「大閘蟹」，將日語的「車海老」對譯成「對蝦」，將日語的「秋刀魚」原封不動地拿來使用一樣，有相克，但更多的是相融；有相阻，但更多的是相吸。

26

12月12日。

日本的漢字日。

這一天，京都的清水寺要發表一個世相漢字。

到2017年，已經是連續23年了。

清水寺的住持森清範揮毫，在高1.5米、寬1.3米的白紙上，書寫出大大的當選字。

這一天，這張揮毫的圖片，就傳遍了全世界。

軟實力輸出，日本人又走在前面了。

27

白川靜是誰？

這就像問起日本小說家不知道村上春樹，問起日本俳人不知道松尾芭蕉，問起日本隨筆不知道清少納言一樣，是一種知識的缺陷。

白川靜是日本的漢字學家。這位專家做過這樣的統計：

《論語》總字數為13700個，用字數是1355字。

《孟子》總字數為35000個，用字數是1889字。

《詩經》總字數為39000個，用字數是2839字。

李白詩994首，字數約77000，用字數是3560。

杜甫詩約 1500 首，用字數是 4350。

善用奇字的韓愈，詩約 400 首，用字數是 4350，與杜甫匹敵。

即便是網羅了漢魏六朝詩文的《文選》，其用字數也只不過在 7000 左右。

而從明治以後日本漢字使用的情況來看，常用字只在三分之一的程度，作為基礎文化教養應該掌握的字數是 3000 個。《廣辭苑》附載的「通用漢字」有 2935 個字，這個收錄的比例是與白川靜的估計相一致的。從這點看，他對漢字的領悟力也非常人。

他在寫完《字統》《字訓》《字通》這「三字」巨著後發問：「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漢字的這種萬古雄風，西洋文字能抵擋嗎？看來還是這位天壽的白川靜（1910—2006）點出了問題的所在。於是，在日本人的眼裡，他成了一位大師。一位守住日本人心魂的大師。

28

於是——

《漢字力》。

這就是筆者寫作這本書的意義所在。

第一章 「混合語」：原來漢字可以這樣「玩」

1. 「癌」為甚麼要用「がん」表示？	1
2. 「雲丹」比「海胆」更優雅	4
3. 叫誰不要再犯過錯？	6
4. 用漢字表示死天下第一	9
5. 和漢混合：白菊夕刊語	13
6. 原來漢字可以這樣「玩」	17
7. 用「烏肌」替代「感激」的混合氣質	20
8. 《言海》在和《康熙字典》比拚？	24
9. 作為文化現象的《廣辭苑》	28
10. 日本人為甚麼也想廢除漢字？	31
11. 全員玉碎的軍國思想來自漢字？	35
12. 「朕」字成了常用的廢字	39
13. 百年前後的兩個字：梅 / 梅	42
14. 日本漢字的百年攻防軌跡	44

第二章 造詞力：三明治和明治有甚麼關係？

1. 讀錯漢字是甚麼滋味？	55
2. 漢字的「整形」美學	58
3. 日本人是戀舊還是重情？	60
4. 桐桉櫚 / 柿朴庭落葉	63
5. 漢字能力強就是滑稽的表現？	65
6. 表徵日本世態的年度漢字	68
7. 怎麼會有三個「明治時代」？	70
8. 小便何以是無用的？	73
9. 巷街道町的漢字——朱肉不要	76
10. 女性雜誌的漢字之王	78
11. 「喂」與「もしもし」的思慮	80
12. 值 630 萬日元價的文字處理機誕生了	82
13. 閱讀＝理解 / 書寫＝表現的交錯共存	85

第三章 正確地喝下一碗味噌湯：「食、吸、啜、飲」 中的層次感

1. 科長請客吃「夕飯」(晚飯)	95
2. 食・吸・啜・飲與味噌汁	97
3. 御蔭樣——為甚麼要託您的福？	99
4. 忘年會還是年忘會？	102
5. 造詞中的「越來越……」要素	104
6. 漢字何以成了套語？	106
7. 日本人對漢字的較勁	108
8. 村上春樹的「小確幸」	110
9. 「□肉□食」，填兩個漢字	112
10. 「月極停車場」之謎	115
11. 日語漢字的視線	116
12. 在日外國人最喜歡的 10 個漢字	118

第四章 佐藤和陽葵：人名漢字裡的大學問

1. 日本百家姓的前 3	127
2. 著名的漢字「八色姓」	128
3. 女子名：赤豬子 / 姬夜叉 / 鶴夜叉	130
4. 日本人名漢字出自甚麼系統？	132
5. 有 45 種漢字表示的「ゆうき」(yuuki)	133
6. 60 年追加了 1000 漢字	136
7. 2016 年男女起名前 5 位的漢字	138
8. 圍繞漢字起名的訴訟	140
9. 歷史名人的漢字幼名	142
10. 三浦朱門不知酒肉臭	144
11. 倖田來未的「來」字為何有人氣？	146
12. 冀太郎這個名字能用嗎？	148
13. 起漢字名的高手是誰？	149
14. 搞笑取樂的日本人名	152
15. 戒名——花錢玩漢字	153

第五章 腳底到舌尖：魚旁漢字知幾何

1. 日本魚漢字的 683	161
2. 淡水魚漢字與海水魚漢字	162
3. 日本最古老的國字——鰯	164
4. 鰭是「回故鄉」的「魚漢字」？	166
5. 寿司・寿し・すし・鮭・鮓	168
6. 日本蘋果電腦能打出 160 個魚旁漢字	170
7. 日本地名的漢字秀	171
8. 「𩺰」→筆畫最多的漢字站名	175
9. 一字站名是在玩寂寞感	177
10. 大 / 畑——和漢組合的站名	178

第六章 漢式和文裡的「漢字心」

1. 日本人最初和漢字相遇是甚麼時候？	187
2. 漢字外交文書的首次登場	188
3. 法隆寺五重塔發現了塗寫的文字	191
4. 固有名詞一字一音的萌芽	192
5. 催生了大批寫經生	194
6. 最古老的文章——漢式和文誕生	196
7. 更是一顆漢字心	199
8. 鳶師 / 嘶家與皋月 / 師走	203
9. 日本人玩漢字的傑作——漢詩	207
10. 日語的「鬱」字太萌	214
11. 戰後日本漢字流行語	215
12. 承傳莊子「庖丁說」的是日本人	219
13. 不用漢字可以表述嗎？	221

第七章 東風遇上西風：可口可樂與俱樂部的強強對決

1. 定義日本國字第一人	233
2. 1006 個教育漢字的「觀」與「議」	237
3. 高中考漢字：「澶淵之盟 / 羈縻政策」	239
4. 強強對決：可口可樂與俱樂部	241
5. 從中國古典中尋找靈感	245
6. 公司→會社：中日兩國造詞的不同	249
7. 「sushi」：日本產的「世界通用詞」	252
8. 季語裡的漢字美	255
9. 喜歡「在宅看護」還是「在宅ケア (kea)」？	260
10. 東洋美人漢字是「初恋薊」？	262
11. 銀座廣告牌為甚麼不用痔字？	265
12. 中國新詞與日本新詞的文化反哺	269
結語 日本人歎服中國人的漢字力	279

第一章 「混合語」：原來漢字可以這樣「玩」

將日語定義為混合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已故日本著名學者加藤周一曾經將日本文化定位在混合文化的坐標上，而承載文化的語言也因此變得混合化。日語固有詞、漢字詞、外來語是日語詞彙構成的三要素。而外來語又可用平假名和片假名來表示。這二重三重的表示方法在哲學思想家柄谷行人看來，並不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在制度、思想方面早已存在着的。這種文字的形態本質上就是日本人混合心理模式的再現。

1. 「癌」為甚麼要用「がん」表示？

一個「熊」字。

日本人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寫成「くま」(kuma)，會寫漢字的時候寫成「熊」。

作為生物來觀察時用片假名「クマ」，表示可愛時用平假名「くま」，表現它的兇殘時用漢字「熊」。

日本的漢字有訓讀。這是日語的一個特點。土地上隆起高高

的一塊，當初的日本人稱它為「やま」(yama)，這便是大和語言。但當時中國人稱它為「サン」(san)，並寫成漢字「山」。於是，對日本人而言，一個「山」字，就有兩種讀音：「やま」是訓讀，「サン」是音讀。

一個「酒」字。

日本人也有兩個發音：一個「サケ」(sake)，一個「シュ」(syu)。

一般來說個人因失戀、因遠離故鄉而一人獨飲的酒叫「サケ」。個人的體驗、個人的記憶是「サケ」的內涵。日本歌曲唱酒的經典之作，一般認為是昭和年間有渥美二郎演唱的《夢追い酒》(《追夢酒》)，歌詞中有「夜の酒場で 一人泣く」(夜晚的酒吧裡 / 一個人獨自流淚)的句子。為甚麼要邊喝酒邊流淚呢？這就是「サケ」的人文效果了。「シュ」一般用於邏輯概念的分類，如「日本酒」「清酒」等。這裡的「酒」讀音為「シュ」。可以說概念的集合體是「シュ」的內涵。日本人說「李白鬥酒」，這個「酒」就是「シュ」，不可能是「サケ」。

日本人管自己國家叫「yamato」，中國人用「邪馬台」三個漢字來表示。但日本人不滿意，認為不雅觀，便寫成「大和」二字。這是日本漢字史上的得意之作。

幾年前新人川上未映子以小說《乳と卵》獲得芥川獎。這裡「乳 / 卵」二字如何念？日本人都讀成「ちち / たまご」，但實際上是念「ちち / らん」。前面是訓讀，後面是音讀。

山本五十六，在太平洋戰爭時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被美軍擊斃。「山本」的發音自然沒有懸念，問題是「五十六」怎麼念？連日本人都念成「gojyuuroku」，其實應該念「isoroku」。

英語中的「who/what/where/when/why/how」，簡稱「5W1H」。日語中與此對應的詞是：「だれ／なに／どこ／いつ／なぜ／どう」。寫成漢字則是：「誰／何／何処／何時／如何」。

日本的「わび茶」或「わびしい」有一個對應的漢字就是「侘」，表示苦惱、悲歎、失意等，萬葉假名時代用「和備」「和備思」來表示。這個「侘」字出自中國。如屈原就寫過：「饨郁邑余侘傺兮。」《廣韻》釋「侘傺」是失意之意。日本人將「侘」字拿過來，賦予了極簡、貧寒和殘缺的要素，並讓其扮演茶道和俳句中的原理主義角色。這是原本「侘」字所沒有的意義功能。

在日本，技能性的級數都用阿拉伯數字來表示，如「2 級」。但在精神修養方面獲得的級數和段數一般用漢字數字表示，如「書道二級」、圍棋的最高段數「九段」。當然也可以用阿拉伯數字表示，但分量就顯得輕。日本大街上的地址也是先漢字數字後阿拉伯數字，如「銀座二丁目 2 番地」。

同樣是「かえる (kaeru)」，可以寫成「帰る／代える／換える／替える」，用不同的漢字表現不同的意思。同樣是讀「とめる (tomeru)」，「車を停める」，這個「停」字，表示臨時停車；「車を駐める」，這個「駐」字，表示這輛車要暫時停在駐車場；「車を止める」，這裡的「止」，表示本來在移動的車要停一段時間。比如發生

了跳軌自殺事件，電車要停駛，日本人就用這個「止める」，因為至少要停 20 分鐘到 30 分鐘。

日本也有「癌」字。但日本的「國立癌症中心」是這樣表示的：「国立がんセンター」。「癌」用假名「がん」(gan)來表示。為甚麼不直接用漢字呢？因為日本人說漢字的「癌」給人一種很冷硬的恐懼感，給人無法根治的感覺。「癌」這個字原本出自中國的宋朝（一說最早出現於 1264 年的《仁齋直指方》），當時是用來表示良性腫塊。日本雖然早在 1843 年就普遍使用這個字了，但現在日本人在選用這個字的時候還是考慮到了當下人們的感受。2016 年 12 月，日本政府出台了「修正がん対策基本法」，其他七個字都用漢字表示，唯獨癌字用「がん」表示。現在日本已經進入兩人中就有一人患癌的時代，出台基本法是為了對應這個時代，又怕引起民眾的恐懼感，所以還是用了假名。但日本有「日本癌學會」和「日本癌治療學會」，都直接用了「癌」字而不用假名。原因在於這些學會成員大多是醫生和研究者，不存在恐懼的問題。

2. 「雲丹」比「海胆」更優雅

前文說過，日語固有詞（和語）、來自古漢語的漢字詞（漢語）、主要來自歐美語言的外來語（外來語、洋語）是日語詞彙構成的三大塊。

屬於和漢搭配的有：「重箱 / 縁組」、「手數 / 結納」。前二者是漢—和構成，後二者是和—漢構成。

屬於和漢洋搭配的有：如「花形スタ岐」、「シャンソン歌手」、「貸しポート業」。前者是和—洋複合語，中間是洋—漢複合語，後者是和—洋—漢複合語。

下面是日本某學校的告示欄上的通知：

英語Ⅱでは2月に二つの課題が出る。

這句話的有趣之處是數字表示的各異：

- ① 漢文數字「二」。
- ② 阿拉伯數字「2」。
- ③ 羅馬數字「Ⅱ」。

有人說這是日語表示不安定要素的典型表現。但筆者以為這恰恰是日語詞語表示的智慧表現。因為是通知，通知就要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如何吸引呢？只能在文字的表示上，給人有眼睛一亮的新鮮感。

日本人用漢字「卵」(**tamago**)表示雞蛋，給人鮮活的感覺，但烹飪後的「卵」就表示為「玉子」。「海老」(**ebi**)和「雲丹」(**uni**)分別比「蝦」和「海胆」(**uni**)來得婉轉與優雅則是公認的。

「会」/「遭」/「逢」發音都是「あう」(**au**)，但不同的漢字用於不同的場合。

學校遇見了老師用「会う」。如「学校で先生に会う」。

站前遭遇了跟蹤者用「遭う」。如「駅前でストーカーに遭う」。

公園遇見了戀人用「逢う」。如「公園で恋人に逢う」。

同樣是「おもう」(**omou**)，常用的漢字寫法有兩個：「思う」

與「想う」。前者是表內字，後者是表外字（常用漢字表之外的漢字叫表外字）。一般對家人用前者，如「両親のことを思う」（思念父母親）；對他人用後者，如「恋人のことを想う」（想念戀人）。10世紀的《伊勢物語》裡有「懸想」一詞，明治小說《浮雲》裡有「想いを懸ける」一句。現在日本人表示「單相思」時，「片想い」比「片思い」用得更多。笛卡爾的哲學名句「我思故我在」，日語的公認翻譯是「我思う故に我在り」（われおもふ／ゆえにわれあり），用的是「思」而不是「想」，表明日本人是將其區別使用的。

在日本，同樣是陽光照射的意思，春天說「陽差し」，夏天說「日射し」，秋天說「陽射し」，冬天說「日差し」。梅雨過去，夏天的陽光最耀眼。所以夏天是「日」春天是「陽」。所以「日焼け」（曬黑之意）用「日」而不用「陽」。日本女孩對男孩表白喜歡用帶漢字的「好き」（愛你，喜歡之意），認為這是真愛，而片假名的「スキ」（suki）是逗你玩。所以日本女孩用手機發短信，為了避免誤解的發生，一定會再三確認打的是「好き」而不是「スキ」。

3. 叫誰不要再犯過錯？

英語的「lunch」，日語有「晝食／定食／弁当／ランチ」等說法。

英語的「hotel」，日語有「旅館／宿屋／ホテル」等說法。

同樣是嬰孩，有「赤ん坊／赤ちゃん／ベビー／赤子」等說法。

同樣是廁所，有「便所／厠／化粧室／洗面所／手洗い／WC／TOILET／トイレ」等至少八種說法，有漢字、平假名、片假名、

羅馬字。日本人得意地說這是語言水平卓越的表現。

日本人曾用多數表決的方法，選定嬰孩與廁所的一般用法。結果是「赤ん坊」與「便所」勝出。但在會話教材裡，日本人還是喜歡用「赤ちゃん」和「トイレ」。

日語中第一人稱的說法也是繁多雜亂。如：

自分 / 小生 / 手前 / 当方 / 不肖 / 予 / 俺 / 愚生 / 僕 / 我が輩 / 私 / わし / わたくし……

至少 13 種。甚麼場合用怎樣的漢字表示，還真是一門學問。

這門學問挺有難度，而且日本習慣經常省略第一人稱的主語表述。這樣有時也會出問題。如在日本的文字史上有廣島「碑文論爭」的小插曲，說的是和平紀念公園慰靈碑的碑銘。碑銘是這樣寫的：

安らかに眠って下さい

過ちは繰返しませぬから

（請安息吧 因為不會再犯過錯了）

這裡，叫誰安息？叫誰不要再犯過錯？誰又在發誓不再犯過錯？

不清楚。不確定。

但有日語專家說這是「日本語らしい」（標準日語）。為甚麼說是「日本語らしい」呢？是否就是碑銘用六個漢字夾雜在假名中，沒有主語的日語結構，我汝共存的語韻系譜，擔當了日本人曖昧和委婉心緒的最大庇護者的角色？當然從另一視角來看，日語確

實也不像英語那樣總是患有原理主義和正義病。所以日本人也總說自己的語言是「やさしい日本語」(優雅柔和的日語)。

夏目漱石的小說《少爺》裡有「靴足袋ももらった。鉛筆も貰(もら)った。」同是「もらう」¹(morau)(得到,獲得),一遍用假名寫,一遍用漢字寫。問漱石本人恐怕也說不出理由。就如同「人」可以寫成「ひと」(chito)也可以寫成「ヒト」(chito)一樣是沒有理由的。

《朝日新聞用字用語集》裡,允許混書的日語詞有「あん馬」(鞍馬)、「改ざん」(改竄)、「しゃくし定規」(杓子定規)、「じん肺」(塵肺)、「天真らんまん」(天真爛漫)、「ばい煙」(煤煙)、「へき地」(僻地)等等。這是假名與漢字的混書。有兩個原因:一是漢字筆畫多,書寫不易;二是混寫更能奪人眼球。法律用語也是,如「覺、醒」二字《常用漢字表》都有記載,但法律名用「覺せい剤取締法」而不用「覺醒剤取締法」就是用了混書,從而達到「意味的喚起性」,即具有鮮明的警示性。

江戶時代的讀本有在左右兩邊注假名的習慣。如「是則艷書也」這句話,「艷書」右側的假名是「えんしょ」,左側的假名是「アダナルフミ」。顯然,前者是音讀,後者是訓讀。但容易被記住的顯然還是音讀。再如「約莫男女密會」這句,「密會」右側的注音是「みそかごと」,左側的注音是「ミツクワイ」。江戶時期的小說

¹ 文中的「もらう」動詞變化為「もらった」(貰った)。

家瀧澤馬琴（滝沢馬琴），被譽為和漢混用假名混用的高手。他的自筆小說《南總里見八犬傳》的稿本，圖書館裡還有保存。從「黃昏時候に」「你的面影」「結果なば愉快れど」「頻に焦燥て」可以看出他首先是漢字高手。其次是注假名的高手，如「看病」「君命」「別人」「悲泣」「疑心」「孤客」「眩惑」「効驗」等都有兩個讀音。「看病」讀作「みとり」「カンビヤウ」；「疑心」讀作「うたがい」「ギシン」；「別人」讀作「ことびと」「ベツジン」等。

日本人用片假名「ファクス」表示傳真，但用得更多的是羅馬字「FAX」。如「FAX を送ってください」（請發傳真）。日本人在16世紀的時候就開始使用羅馬字了。如安土桃山時代的《平家物語》用口語翻譯後在九州的天草出版，其書名就是用羅馬字表示的「FEIQE MONOGATARI」。日本人非常高興的是當時的發音被保留了下來。「平家」，現在的日語發音為「へいけ」，而當時的發音則是「ふえいけ」，表明那時「へ」的發音為「ふえ」。

4. 用漢字表示死天下第一

與枯燥無味的「123」「ABC」相比，日本人更喜歡「松竹梅」「優良可」；與西曆的「1912年」相比，更喜歡「大正元年」的年號；與一月、二月相比，更喜歡「睦月」「如月」。東京都港區麻布原本有「狸穴町」，可能是由於「狸」「穴」二字太不雅觀的原因，被當地人改掉了。再比如「才」與「歳」。對5歲小孩要用「才」，對78歲老人要用「歳」，顯然「歳」更敬重。近十多年來，日本小說家有

避開使用「々」字的傾向。如「鬱々」改用「鬱鬱」，「轟々」改用「轟轟」。2006 年朝日電視台播放的連續劇《轟轟戰隊ボウケンジャー》（《轟轟戰隊冒險者》）就是一例。顯然這不是基於某種規範意識，而是考慮漢字的表現力和震撼力。

日本的正倉院收藏着奈良時代的各種文書，其中也包含信件。那時的信件都以「誠恐々謹啟」為開首句，以「誠惶誠恐謹啟」為結束句。1920 年（大正九年），永井荷風寫給作家日夏耿之介的書簡裡，有「五月念六」幾個字。這裡的「念」與「廿」的發音相同，表「二十」之意。夏目漱石喜歡用「一生懸命」，森鷗外喜歡用「一所懸命」。描寫明治書生生態的讀物《一讀三歎 當世書生氣質》，是坪內逍遙在 1886 年（明治十九年）完成的。尾崎紅葉的小說《金色夜叉》寫於 1897 年（明治三十年），小說裡經常出現語句：「如何したの」。這個「如何」讀音就是「どう」。「可笑い／可慚だわ」。這裡的「可笑」讀音為「おかし」；這裡的「可慚」讀音為「いや」。這表明了明治時期文人的漢字意識與漢字情懷。

2012 年東京都美術館舉辦「大英博物館・古代埃及展」。其宣傳文案為：

緑は再生・復活 / 黄は金の輝き・永遠

赤は血・火・太陽 / 黒は死・冥界・豊穡の地

青は水・空・天国 / 白は日光・聖色

這裡，綠黃赤黑青白各表甚麼，恐怕沒有日語基礎的人也能看懂吧。

「宇宙是意志的表現，意志的本質是煩惱。」

這是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哲學語言。翻譯成日語的話會如何？

宇宙は意志の表現であり

意志の本質は悩みである。

漢字的明了性不成問題吧。

著名詩人萩原朔太郎的散文詩《浪與無明》中的一段文字：

情慾の浪 / 意志の浪 / 邪惡の浪 / 暗愁の浪 /

浪 浪 浪 浪。

朔太郎的另一首詩的名字用了《珈琲店醉月》五個漢字。這裡「珈琲」二字也是詩人在玩優雅，因為日本有咖啡的片假名表示（コーヒー）。食慾用上「閑雅」一詞來修飾也是這位詩人的發明。他有一首詩名就是《閑雅な食慾》。食慾何以是「閑雅」的？可見其思路的不一般。

專門寫百鬼百怪的京極夏彥，他的漢字能力超強。如厚厚的小說《百鬼夜行・陽》中，有一句「恐怖が悔恨が怒気が苦痛が悲哀が」，如果除去無用的「が」，就等於是用中文在寫作：「恐怖 / 悔恨 / 怒氣 / 苦痛 / 悲哀」。最為叫絕的是他故意將「キラキラ」用漢字「綺羅綺羅」來表示，以示青鸞鬼火的神秘。

在中國叫「大賣場」，在日本至少有六種叫法：

催會場 / 催事場 / 催物會場 / 大催場 / 催物場 / 催場。

高島屋寫「催會場」；

日本橋三越本店寫「催物會場」；

銀座の松屋寫「大催場」；

新宿伊勢丹寫「催物場」。

問題是日本的國語辭典裡只有一個表示：「催事場」。

那麼，其他叫法和寫法是從哪裡來的？這也是日本漢字組合的怪異之處。

在外面吃飯叫「外食」，這是從 1990 年開始的；在食品店買來的食物叫「中食」，這是從 2006 年開始的；下班就回家並在家裡吃飯叫「內食」，這是最近流行的叫法。

外食—中食—內食。這是向內收斂的一個結果。

日本的大街小巷，飯店的寫法也頗多。如：

居酒屋 / 酒房 / 酒亭 / 酒処 / 酒館処 / 酒爐 / 酒樓。最近還出現了「旬鮮酒場 / 旬菜漁理」的表示。如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在高田馬場的繁華街能經常看到。

日本人用漢字表示死，也是天下第一。如：

死 / 病死 / 戰死 / 戰病死 / 事故死 / 自殺 / 急死 / 頓死 / 心中 / 殉死 / 散華 / 相對死 / 往生 / 冥福 / 死裝束 / 覺悟 / 辭世 / 成仏 / 天寿 / 人柱。

如果再加上假名表示的表示死的詞語，那就更驚人了。如：

不慮の死 / 死ぬ / なくなる / おかくれになる / くだばる / 見送る / 今生の別れ / 露と消える / 死んだん気になる / おさらばをする / 先立つ / お迎え / 死にいそぎ / 死におくれ / のたれ死に /

むだ死に / 死花を咲かす / 死んで花実が咲くものか。

真是「死」語的大國。

但也有日本人用這樣的句子表現死：「私は原爆で娘を殺しました」。

譯文：我用原子彈殺死了女兒。

一位日本人母親在電視上這樣說。

有比這句話更能表示死，更能譴責戰爭的罪惡的嗎？

5. 和漢混合：白菊夕刊語

混合，是日本語的最大特點。

和漢洋混合：駅前ビル / 半袖シャツ。這裡「駅」是和語，「前」是漢語，「ビル」是外來語。

和洋混合：輪ゴム / ペンキ屋 / ガラス窓。這裡如「輪」是和語，「ゴム」(gomu)是外來語。

和漢混合：男餓鬼(をがき) / 女餓鬼(めがき)。「男」讀「を」、「女」讀「め」是和語，「餓鬼」是漢字詞。平安時代的《源氏物語》裡的「経箱」「院方」「忌月」「絵所」、鎌倉時代的《平家物語》裡的「座敷」「勢揃」「分捕」等也是和漢混合。

再比如「白菊夕刊語」。這裡「白菊」是表示日本人從平安時代開始的花卉意識，「夕刊」是近代新詞。古新一體。白菊如同和語，夕刊如同漢語。「白菊夕刊語」某種意義上就是和漢混合語。

《萬葉集》裡有歌：「印結而 我定義之 住吉乃 濱乃小松

者 後毛吾松」。

讀音是：「しめゆひて わがさだめてし すみの えのはま
のこまつは のちもわがまつ」。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義之」讀「てし」。「義之」是指中國書法名手王羲之¹，也就是「習字的先生」。這表明當時已經有「手師」(てし)的叫法了(「手」是指寫字，是和語，「師」指先生，是漢語)。這是最為古老的混合語。

和漢混合的詞語還有——

台所 / 氣持 / 荷物 / 莊屋 / 場所 / 相場 / 石段 / 不屈 / 両手 / 陣笠 / 貴様 / 役目 / 茶畠性根 / 誕生日 / 料理屋 / 絵葉書 / 喧嘩腰 / 世話物 / 無駄足 / 貯金箱 / 反対側 / 高利貸

還有一種叫和製漢語。如日本快餐店有事先買食券的機器，日語叫「券売機」。這是原有的漢字詞所不能表述的。漢語的語序是「動詞 + 賓語」，所以有「賣血」「賣國」的說法，「賣」字必須放在前面。但是日語的「券売」是「賓語 + 動詞」的語序。這就是典型的和製漢語。中暑，日本有「熱中症」的說法，但按照漢語的語序應該是「中熱症」，就像「中毒」一樣。

日語有一些固有詞也用漢字表示，如「かへりごと」寫成「返事」，後來錯念成音讀「ヘンジ」(henji)。這樣「返事」就變成了和

¹ 據大岡信《古典を読む》中的「閱讀經典《萬葉集》」的考證，《萬葉集》中出現的「義之」指的是王羲之。

製漢語。「ではる」(政府職員去別處辦公)寫成「出張」，之後音讀成「シュツチョウ」(syutyō)。「ものさわがし」寫成「物騒」、後讀成「ブッソウ」(busō)。「おほね」寫成「大根」、讀成「ダイコン」(deikon)。「ひのこと」寫成「火事」、讀成「カジ」(kaji)。這樣產生了大量的和製漢語。

《萬葉集》編撰者之一橘宿禰在詩歌的前言裡寫道：

於時左大臣橘卿、率大納言藤原豐成朝臣及諸王諸臣等、參入太上天皇御在所。

這裡的「參入」二字，日語讀音為「まいる」，但因為寫成「參入」，所以讀音變成了「サンニユウ」(sannyū)。語言學家高島俊男在《漢字與日本人》一書中說，「和語轉換型和製漢語」的第一例或許就是「參入」。高島俊男還說，最新的由和語轉換而來的和製漢語，或許就是登山事故中經常使用的「滑落」一詞，原本為「すべりおちる」，寫成「滑り落ちる」，然後取其漢字讀音成了「カツラク」(katuraku)。平安時代誕生的和製漢語只有「院宣」(いんぜん/inzen)、「惡靈」(あくりやう/akuryō)等，並不是很多，中世紀以後逐漸增多。

蘋果在日語中用漢字寫成「林檎」，但超市裡一般用假名「りんご/リンゴ」(ringo)表示。「檎」字難寫是個因素，更重要的是「檎」不是常用漢字。草莓在日語中用「イチゴ/itigo」(莓)表示，「莓」因為是固有詞，所以用平假名書寫是沒有問題的。「スイカ」(suika)的漢字是「西瓜」。西瓜二字大概是在江戶時代從中國傳

來的，用的是漢語的發音。「葡萄」的漢字讀音也是從中國傳來的。基督教的「耶穌」也是中國翻譯的。「地震」不是固有詞而是漢字詞。「地」讀「じ」是吳音，讀「ち」是漢音。漢語裡的「全球化」，日語用外來語「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gurobari zesion)。還有「全然大丈夫」。原本「全然」要跟否定搭配，但現在也就這樣用了。日本漢字的「壹貳參」與中國漢字的「壹貳叁」不同。「氣持ち悪い」的簡約形，現在是「キモい」(kimoi)。

也有日本人讚歎說如中國語一「片」到底——喜劇片/悲劇片/愛情片/偵探片/科幻片/動畫片，日語中的對應說法是：コメディ/悲劇/ラブストーリー/探偵もの/SF/アニメーション。怎麼看都是凌亂的。漢字和語外來語亂成一堆的感覺。

除「混合」之外，日語中的漢字一般呈現三種形式。

(1) 與漢語相同含義的漢字。如：

銀行/学校/学生/教授/作家/英語/財産/恋愛/失恋/結婚/離婚/宣言/体育/衛星/小説動物/地球/宇宙/人生/經濟/人權/文学/感性

(2) 看文字就明白的漢字。如：

新登場(新上市)/素顔(沒有化妝的臉)/誕生日(生日)/超人氣(非常受歡迎)/大好評(很受歡迎)/宅急便(快遞)/不倫(外遇)/無料(免費)/元気(精神)/物語(故事)等

(3) 與漢語語義完全不同的漢字。如：

手紙(書信)/汽車(火車)/勉強(學習)/野菜(蔬菜)/怪我

(受傷)/床(地板)/御袋(母親)/泥棒(小偷)/切手(郵票)/結束(團結)/我慢(忍耐)/癡漢(色狼)/林檎(蘋果)/稲妻(閃電)/結構(很好)/質屋(當舖)/野球(棒球)/高等学校(高中學校)/大丈夫(沒有問題)/新聞(報紙)/非常口(安全門)/大家(房東)/大事(保重)/丈夫(結實)/天井(天花板)/心中(殉情)/方便(臨時手段)/皮肉(諷刺挖苦)

6. 原來漢字可以這樣「玩」

平安時代的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有一天一連寫了 12 個字：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並要當時的學問家小野篁試讀。小野臨機一動，讀成了這樣的句子：

ねこのこのこねこ ししのこのこしし。

甚麼意思呢？就是：貓之子之子貓，獅子之子之子獅子。

這裡，聰明的小野篁把「子」分成二種讀音：「こ」與「し」。前者為訓讀，後者為音讀。嵯峨天皇聽後，拍手叫絕。說有誰能成為此人之子，就是「弓馬之士」了。

世界上最長的單詞是英國一個有名的站名：

Llanfairpwllgwyngyllgogerychwyrndrobwlllandysiliogogogogh

世界上最長的漢字地名則在日本：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三條通南里二筋目白川筋西入二丁目南側南木之元町。共 32 個漢字。

日本最古文獻《古事記》中皇孫的名有 20 個漢字：天邇岐志

命芸邇邇能番日子高日天津志岐邇国。

現代日本最長的漢字單詞是：禁酒運動撲滅対策委員会設立
阻止同盟反対協議会。

現代日本最長的漢字官名：運輸省鉄道監督局国有鉄道部日本
本鉄道建設公団本州四国連絡橋公団管理官付補佐官。

日本最長的站名：南阿蘇水の生まれる里白水高原（14 字）。
這 14 字的站名如果寫成假名的話是：みなみあそみずのうまれる
さとはくすいこうげん（22 字）。絕對日本第一。

日本有一個地名重複 6 個「志」字的：鹿児島県志布志布志布
志町志布志。

日本江戶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家康用 17 個漢字取戒名：安国院
殿大相国公德蓮社崇譽道和大居士。這是日本迄今為止最長的戒名。

當然日本還有一個世界上最長的古代國家名：トヨアシハラ
ノチイホアキノガイホアキノミツホノクニ。

對應的中文是：豐葦原之千秋長五百秋之瑞穗國。

坐落在東京都港區芝公園的一家高檔法國料理店，其精緻的
菜單上有一道是：

黒いちじくのコンポートと胡桃のアイスクリーム

漢字夾在假名中，一種雅致，一種恬靜。

此外，廚師長還用了幾個「最」字：

最高級的食材

最高的美味

最佳的狀態

最高的奢侈

哲學家西田幾多郎《善的研究》中經常出現的最重要的概念是「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乍一看，好像是中國人在做研究。

日本有「天地無用」「倒置嚴禁」等詞。這個「天地無用」就是中文的「切勿倒置」。於是有日本人提出，不用「天地無用」而用「倒置嚴禁」如何？也有日本人說有「口外無用」「他言無用」的說法，為甚麼不能保留「天地無用」的說法呢。うるさい用漢字「五月蠅」來表示，明治初期的小說家坪內逍遙已經這樣用了。

中國六朝時期南朝宋的鮑照寫有三首詩謎，其中一首是：「二形一體 / 四支八頭 / 四八一八 / 飛泉仰流」，謎底是個「井」字。日本人在《本朝文粹》中有「火盡仍為燼 / 山高自作嵩」的字訓詩。「井」（どんぶり / donburi）這個字是「井」裡加一點，日語中牛肉蓋澆飯就叫「牛井」。日本的牛井店「吉野家」在中國開店已經有多年，中國人也漸漸接受了這個漢字。其實這個漢字中國自古就有，只是中國人忘記了，日本人將其拿來活用。生於明治時代的外村繁取「澇標」為小說名，澇標是航路的木樁標誌，同時也是男性器的暗示。

思無邪。日本語是「思い、邪無し」。

除去無用的，便是「思邪無」。

是「思無邪」好還是「思邪無」好？

就像問中國人好還是日本人好一樣，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是否就是答案？

日本人經常這樣發問。

7. 用「鳥肌」替代「感激」的混合氣質

這樣來看，字義上的混合性還是非常明顯的。

妊娠 / 懷妊——有趣的是，如果與日本皇室有關的女性懷孕了，報紙與雜誌一般不寫「御妊娠」而是寫「御懷妊」。這是因為日本人覺得「懷妊」比「妊娠」更具尊敬成份。但日本小說家阿刀田高對這種使用方法提出質疑。他認為「懷妊」的「懷」有「包隱」的意思，外表看不出的狀態叫「懷妊」。而懷孕後的八九個月，肚子大大地鼓出叫「妊娠」。在醫學不發達的年代，有必要區分孕婦初期和中期的狀況。另外「妊」有鼓出的意象，「娠」有動態的意象。與妊娠反應相對應的漢字詞是「惡阻」(つわり /tsuwari)，即孕吐之意。這也是與我們相當不同的用語。

篇 / 編——篇與編，如何用？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日本人都用「篇」字，但長篇小說日本人用「編」字而不用「篇」字。如寫成「長篇」，編輯會改成「長編」。但也有例外。如岩波書店出版的《語言散策》一書中，就有「《安城家の兄弟》という作品は、文庫本三冊に及ぶ長篇だが」這句話，裡面寫着「長篇」二個漢字，或許是編輯的疏漏。

篇 / 編，日語都讀「ヘン」(hen)，但意思和用法是不同的。「篇」是指數個作品。如一篇、二篇、三篇等。還有將作品組合成

前篇、後篇。此外，篇還指作品的篇幅（如分量、長短等）。如短篇、小篇、掌篇等。「編」則是指用繩或用線將其串起來或編織起來的意思。做書也叫編輯、編撰等。長篇的話就是做書了，故用「長編」而不用「長篇」。戰後日本政府敲定「當用漢字」（即後來的常用漢字），在 1956 年規定，篇—編，長篇—長編，短篇—短編，編輯—編集。

感激 / 鳥肌 —— 用「鳥肌」替代「感激」，這幾年已經很普遍了。如「品格のある美しさに鳥肌が立って」這樣的句子，經常出現在《朝日新聞》上，確實是屬於新用法。無怪乎 2012 年的大相撲九州賽場的優勝者日馬富士在千秋樂獲頒內閣總理大臣獎的時候，滿面笑容地說「鳥肌が立った」（太感激了）。

栄養 / 營養 —— 東京有「日本女子栄養大學」。雜誌社出版的刊物名叫《栄養與料理》。學校名與雜誌名都是「栄養」而不是「營養」。兩個詞語都讀作「えいよう」，日本的辭典如《廣辭林》《新潮國語辭典》《岩波國語辭典》兩個寫法都收錄，《角川國語辭典》《旺文社國語辭典》則只表示「栄養」而不表示「營養」。

一般認為，「營養」是漢語，「栄養」是日語。但從字源上看，「栄養」一詞也是中國造。《晉書·趙至傳》云：「吾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意思是「我未能讓老父穿美服食甘旨，老父只能自我勤勉了」。這樣看來，帶有孝養之意的「榮養」並沒有取動植物養料，使體質強壯的「營養」之意。那麼日本的「女子栄養大學」不就是「習得孝心」的大學，與營養沒有半點關係？日本人將西

文「nutrition」翻譯成學術用語是明治時期的事情。當時的翻譯就用了「栄養」二字。雖然出自中國古典，但學術接軌則是日本人完成的。

降服 / 降伏——「服」與「伏」日語都念「フク」(huku)。是用「服」還是用「伏」，日本人還是有自己的考量的。1945 年(昭和二十年)8 月，當時的報紙上是這樣寫的：「日本は連合国に無条件降フク」(日本向聯合國無條件投降)，用的是片假名「フク」而不是漢字。日本語言學家高島俊男在《漢字與日本語》中說：「青木保《日本文化論的變容》第 27 頁中講到日本向聯合國投降，用了『降伏』二字，而由長谷川松治翻譯《菊與刀》，目錄的第十三章是『降服後の日本人』，翻開書的第十三章，標題則是『降伏後の日本人』。」看來當然是校對不統一的問題，但也表現出日本人並不太在意「服」與「伏」的區別。再查看 1945 年 8 月 15 日的《朝日新聞》，這一天既沒有使用「降伏」也沒有使用「敗戰」，同一天的《讀賣新聞》則用了「降伏」。可能是看到《讀賣新聞》的用字了，《朝日新聞》在 8 月 28 日的報道裡，提到英美在重慶發表聲明，要日本無條件地「降伏」。這裡也是用了「降伏」二字。「服」與「伏」，從分量和語感看，自然是「服」字來得厲害。顯然，日本人是在玩漢字的遊戲，避重就輕。

赤 / 紅——赤與紅，日語都讀成「アカ」(aka)。這個「アカ」原本不是指向色彩而是表示明亮光輝，如「明し」。從「明亮」再到觀念上的明亮色，明亮的赤系色統稱為「アカ」。萬葉時代的比

喻句「像花一樣的女性」就是受「紅一點」的啟發。在日本人看來，「朱」是帶黃色的鮮豔色，「緋」是濃赤色，「丹」是赤土色。現在日本人一般都將「アカ」寫成「赤」。但和「白」字一起出現時，通常使用「紅」字。如紅白歌會、紅白饅頭、紅白幕布等。表示喜慶的「紅白」之意，平安時代就已經開始使用了。在日本兩個隊伍的對抗賽也用「紅白戰」來表示，這是始於「源平合戰」。平氏用紅旗，源氏用白旗，以區別敵我。學校開運動會的時候，也帶赤帽與白帽。但是這個帽子的稱呼是「紅白帽」還是「赤白帽」，各地差異很大。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的一個調查表明，大約有 29% 的地區稱為紅白帽，大約有 60% 的地區稱為赤白帽，還有 11% 的地區認為二者都可以稱呼。東日本和北海道用紅白帽的多。

再比如，総 / 惣，屬於字形不同音義相同的漢字。一般寫成「惣菜」(そうざい /sozai)與「惣領」(そうりょう /soryou)，但也有寫「総菜」與「総領」的。涙 / 泪，意思一樣，但後者「泪」較多用於歌詞。針 / 鍼，前者為裁縫用針，後者為醫療用針，如針灸用針為「鍼」。

同樣是「棋」字，日本有「將棋」漢字寫「棋」，但圍棋就用「碁」(ご /go)字。當然這與用材不同有關。「棋」與「碁」的原材料分別是木頭與石頭。裝茶盛飯用的器皿一般叫「盃」(わん /wan)，但根據用材的不同，可寫成「椀 / 碗 / 埴 / 鉢」。神奈川縣川崎市的「崎」、埼玉縣的「埼」、島根縣日御碕的「碕」，都讀「さき」(saki)，但可以是山，可以是土，可以是石。在圍棋界，有「棋聖」與「碁聖」

兩種寫法，是同一意義的不同表述，但感覺還是帶「木」字的「棋聖」語感更重一些。

8. 《言海》在和《康熙字典》比拚？

《易經》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來鄭玄（127—200）加註：「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史前文明的「結繩文字」，確實是一種最原始的記事手段，但還不能說是文字，最多只能說是「符號」。人們在半坡遺跡中第一次確認了 20 個「符號」的存在。3500 年前的甲骨文才是人類最初的漢字。

後漢的許慎撰著《說文解字》，可以說是漢字文明史上第一部字書，計 9353 字，540 個部首。對每個文字作形、義、音的說明，是其最大的特點。之後是南北朝時代梁朝的顧野王（519—581）編撰的《玉篇》，成書於 543 年，全 30 卷，收錄 16917 個漢字，542 個部首。《玉篇》的殘卷發現於京都高山寺和奈良東大寺。隋代陸法言的《切韻》（601 年），共 5 卷，收 12158 字。《切韻》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反映了當時漢語的語音，共分 193 韻。其中平聲 54 韻，上聲 51 韻，去聲 56 韻，入聲 32 韻。這些韻在唐代初年被定為官韻。再之後是陳彭年的《廣韻》和丁度的《集韻》。前者完成於 1008 年，收錄 26194 字，分 206 韻。後者完成於 1067 年，收錄 33525 字，分平聲 4 卷，上聲、去聲、入聲各 2 卷。

集大成的是《康熙字典》。編撰者以張玉書、陳廷敬為代表，共 30 人，用了 6 年時間，於 1716 年（康熙五十五年）完成，全

42 卷，是《說文解字》之後漢字字書的里程碑，收錄 49030 字，是 1600 年前的《說文解字》五倍的漢字量。而成書於 1915 年的《中華大字典》，收錄的漢字量比《康熙字典》少 1000 字，為 48000 餘字。直到 82 年後的 1993 年，《漢語大字典》問世，收錄漢字 56000 餘。1994 年的《中華字海》，更是驚人地收錄了 85000 餘漢字。

再來看看日本，其字書出版的年代順序又是如何的呢？

《日本書紀》裡有一條很奇怪的記載：命令境部連石積等人開始編撰《新字》一部，44 卷。這是 682 年的事情，也就是天武天皇的時代。境部連石積是 653 年的遣唐留學生。為甚麼說這條記載很奇怪呢？因為所謂的《新字》，誰也沒有看到過，也就是說最終並沒有留下實物。日本現存最古的漢字字書是 830 年成書的全六帖《篆隸萬象名義》。前半四帖由日本真言宗的開山祖師空海撰寫，後半部分作者不明。但這部字書的問題是只簡單地標注了漢字的音與義，沒有訓讀（和音），故嚴格意義上還不能說是完整的日語字書。《篆隸萬象名義》之後，出現的是僧人昌住編撰的《新撰字鏡》。這部編撰於 900 年的字書特點是開始用「和訓」標注漢字讀音。再之後是源順編撰的《倭名類聚鈔》和法相宗僧侶們編撰的《類聚名義抄》。但被譽為日本國語辭典先驅的則是平安時代橘忠兼編撰的《色葉字類抄》，這部字書的特點是開始按假名順序分類排列漢字。

進入中世紀，識字階層逐漸從武士階級向庶民擴展。《下學集》《節用集》等字書的問世，使得一般民眾也能用上字書了。特

別是室町時代出版的《節用集》，更是在編撰上有所用心。日本最早收入漢字「醬油」二字的就是這部字書。書中將政治名詞「大名」分「たいめい」(taimei)與「だいみょう」(daimyou)兩種發音，前者指守護、大領主之意，後者指有錢人，這也是從《節用集》開始的。漢字的表示開始用片假名，也是從這部字書開始的。如「伊勢」(イセ /ise)、「印度」(インド /indo)等。進入江戶時代，較有特色的是谷川士清(1709—1776)的《和訓栞》，93卷82冊。將「けだもの」(kedamono)作為獸類的總稱，將「けもの」(kemono)作為家畜的總稱，就是《和訓栞》的提議。此外還有石川雅望(1753—1830)的《雅言集覽》，50卷。

近代日本第一部國語辭典，則是在明治時期由大槻文彥(1847—1928)編撰的《言海》(1891年)，總頁數達1110頁，收錄39103字語，其中外來語為453條(英語佔73條)，佔總數的1.2%，在日本銀行第二代總裁富田鐵之助、第一任國學院院長高崎正風等人的策劃下，1891年6月23日在東京芝紅葉館舉行了出版慶賀會。當時的《東京日日新聞》評價大槻文彥是「學界之偉人」。在慶賀會上，伊藤博文和福澤諭吉分別發表了祝詞。進入昭和時代後，《言海》又經過修訂、編輯，成為《大言海》。有一個有趣的話題，中國的《康熙字典》成書於1716年，日本的《言海》成書於1891年，時間上相差175年。那肯定是「言海」在挑戰「康熙」了吧。在向「康熙」看齊的同時，又想超越「康熙」。但語言這東西，何以能輕談超越？可不，現代日本人的漢字思維仍然沒有

能跳出《康熙字典》的框架，仍然受困於《康熙字典》的博大精深。這正如曾為《言海》寫序的西村茂樹說過的「欲知文化之高卑，觀其國之辭書。」

1893 年（明治二十六年）山田美妙（本名山田武太郎）的《日本大辭典》編撰完成，只用了 17 個月，是日本辭書編撰史上最快的。全書共 12 分冊，1399 頁，是第一部用日語口語體解釋詞義的辭典。但這部大辭典的整體均衡性不如《言海》。《日本大辭典》到サ行時已是第 988 頁（全書 71% 處），言海則是 581 頁（全書 52% 處）。現在日本人經常使用的《岩波國語辭典》（第七版新版），頁數有 1625 頁，到サ行結束是 869 頁（全書 53% 處）。《新明解國語辭典》（第四版）頁數有 1405 頁，到サ行結束是 751 頁（全書 53% 處）。這樣看來《言海》內容與頁數的分配與現代刊行的辭書是一致的。

1898 年（明治三十一年），落合直文編撰的《言語之泉》出版。其特點是固有名詞和百科詞條較多。三省堂在 1903 年（明治三十六年）出版的《漢和大字典》，是日本第一部正式的漢和字書。雖然語言體系是模仿英和辭典的，但這部字典作為日本漢和辭典的初始之作則是毋庸置疑的。此外這部大字典也首次收錄了熟語¹。1907 年（明治四十年），金澤莊三郎編撰的《辭林》問世。

¹ 熟語（じゅくご），是由詞或語素構成的常用而定型的詞組和短語，通常可分為慣用語、成語、諺語、歇後語、格言等。

其特點是新造詞和學術用語有所增加。這部《辭林》在 1925 年（大正十四年）改訂為《廣辭林》，被中學生廣泛使用。

進入大正年代後，1917 年（大正六年）《大字典》編撰完畢。這部《大字典》不僅收錄漢籍，還收錄日本古典書裡的熟語。當時這部字典的出版方是啟成社。戰後，講談社獲得了該字典的出版權，並於 1993 年出版了《新大字典》。其特點是收錄了大量其他辭書裡所沒有的漢字異體字，其實用價值獲得好評。

1919 年（大正八年），上田萬年，松井簡治編撰的《大日本國語辭典》初版四冊面世。其中包括古語、現代語、學術用語、外來語、諺語、成語、格言等，共收錄 20 餘萬條。這部辭典與《大言海》齊名，在日本屬於給之後的國語辭典編撰帶來巨大影響的辭典。

9. 作為文化現象的《廣辭苑》

進入昭和時代以後，二戰前出版的辭書主要有平凡社出版的《大辭典》24 冊，出版時間是 1936 年（昭和十一年），特點在於國語辭典與百科事典相結合。二戰後日本出版的主要辭書有：

金田一京助的《辭海》，1952 年。

新村出的《廣辭苑》，1955 年。

山田俊雄等的《新潮國語辭典現代語古語》，1965 年。

山田俊雄等的《日本國語大辭典》20 冊，1976 年。

金田一春彥、池田彌三郎的《學研國語大辭典》，1978 年。

時枝誠記等的《角川國語大辭典》，1982 年。

松村明的《大辭林》，1988 年。

梅棹忠夫等的《講談社彩色版日本語大辭典》，1989 年。

松村明監修的《大辭泉》，1995 年。

日本小型版國語辭書有：

《岩波國語辭典》(第七版)——65000 詞條，1625 頁，號稱「百年前日本語」最好的版本。

《角川必攜國語辭典》(初版)——52000 詞條，1498 頁，號稱「日本高中生人手一冊」。

《三省堂國語辭典》(第七版)——82000 詞條，1698 頁，號稱「反映現時代的一面鏡子」。

《集英社國語辭典》(第三版)——95000 詞條，1984 頁，號稱「日本國民人手一冊」。

《新明解國語辭典》(第七版)——77500 詞條，1642 頁，號稱「追求創意和個性」的樣本。

《明鏡國語辭典》(初版)——70000 詞條，1784 頁，號稱「反映 21 世紀日語的一面鏡子」。

《新選國語辭典》(第九版)——90320 詞條，1425 頁，初版於 1959 年，面世半個多世紀的辭典，號稱其特點是「控制漢字字數」。

出生於 1894 年的加藤常賢是日本漢字的著名研究者和漢字辭書的編撰者。這位 1978 年去世的漢字專家，是日本綜合研究字源的第一人。從 1949 年開始，他開始發表漢字起源研究的結果。1970 年出版單行本《漢字的起源》。在形義音三要素中，加藤重視

字音。另一位重頭人物是藤堂明保（1915—1985）。他在 1965 年出版了《漢字語源辭典》。這是他在自己的學位論文《上古漢語的詞族研究》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該書收錄單詞約 3100 個。出版後意外地暢銷，一版再版。1980 年出版了大部頭的《學研漢和大字典》。

上面兩位學者專注字源的研究，白川靜（1910—2006）則是注重字形到字源的研究。他著有《說文新義》《金文通釋》《漢字百話》《中國古代文化》等書；集大成的是 1984 年出版的《字統》；之後，86 歲時出版大部漢字辭典《字通》；人生的最後一部著作是 96 歲時寫下的《殷文札記》。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著名的詞語學家安田敏郎在《辭書的政治學》（平凡社，2006 年）一書中論述了「作為文化現象的《廣辭苑》」。一部辭典，何以能成為一種文化呢？原來，從 1955 年第一版到 2008 年第六版，《廣辭苑》累計銷售了 1200 萬部。被譽為「一家一冊」的當之無愧的「國民辭書」。《廣辭苑》到第三版還維持在 20 萬詞條，1991 年的第四版增補到了 22 萬詞條。這顯然是受了 1988 年《大辭林》22 萬詞條的影響。1995 年《大辭林》第二版增加到了 23.3 萬詞條。《廣辭苑》1998 年的第五版也增加到了 23 萬詞條，2008 年的第六版則是 24 萬詞條。無論如何也要打敗競爭者，這是《廣辭苑》的一個理念。《廣辭苑》的權威性在日本是公認的，但也有人對它的權威性提出質疑。如《廣辭苑》對「水商売」（みずしょうばい）的解釋：「因為客人的人氣旺盛與否導致收

入不穩定的買賣的俗稱。諸如專供找妓遊樂的酒館、料理店、酒吧等。」這個解釋沒有把這個行業的色情講透，有了《廣辭苑》的這個解釋，日本成千上萬家深處於黑暗中的小酒吧，才理直氣壯起來，陪酒小姐才堂堂正正起來。《廣辭苑》中還有「素顏」一詞，指「沒有化妝的肌膚」。但現在日本的口號是：「姐妹們，用化妝打造素顏的時代到了。」人氣女性雜誌《FRaU》2015 年 10 月號上出現了新詞「偽造美肌」。看來《廣辭苑》若再版的話，這個詞條非得修改不可。

針對「國民辭書」《廣辭苑》，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竹內好（1910—1977）公開表態對《廣辭苑》不持好感。他說這部辭典被吹捧為日語辭書的代表與權威，反而讓自己失去了購買的動力。身為一名文化人，看該字典對語義的說明解釋，食慾會減退。而歷史學家谷澤永一與渡部升一合著的《廣辭苑的謊言》（光文社，2001 年），則對出版《廣辭苑》的岩波書店的左翼意識形態提出批評。

10. 日本人為甚麼也想廢除漢字？

歷史上，日本也有廢除漢字的文化運動。在漢字存廢的問題上，日本人一方面表現出對漢字的喜好，一方面又感到它是個「負擔」；一方面認為漢字就是日語的一部分，一方面又主張羅馬字才是世界性的語言。所以，早在 18 世紀日本就已出現了批評漢字不如羅馬字的聲音。如極力為德川家推廣朱子學的新井白石，在

1713 年寫的《西洋紀聞》中就感受到了羅馬字的魅力。區區二十幾個字，卻可記錄天下所有語音；漢字縱有數萬，但難記難解。賀茂真淵在 1765 年的《國意考》中說，印度用 50 文字寫了 5000 餘卷佛教書，荷蘭用 25 個羅馬字寫滿科學書。言下之意漢字甚麼都不是。類似觀點在森島中良於 1787 年寫的《紅毛雜話》中也能發現。不過，他們都沒有明確主張廢除漢字。在日本漢字歷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廢除漢字」的是前島密。

（1）前島密的「漢字廢除之議」

日本限制漢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867 年（慶應二年），前島來輔（密）（1835—1919）向最後的將軍德川慶喜提出建白書。建白書的標題是「漢字廢除之議」（漢字御廃止之議）。文中提出漢字的關鍵問題是「繁雜不便，字內無二」。故「國家富強」的基礎和「與其他列強並立」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停止使用漢字」，改為「表音文字」。

那個年代（幕府末年到明治初期）的日本人的心情關鍵詞就是「西洋」、「國家」、「教育」、「國語」。前島是學西洋醫學的，很早就接觸了荷蘭語和英語，基於自己的經驗寫成的建白書也可說是關於語言的心得之談。他主張漢字用假名表示，如「忠孝」寫成「チウカウ」。所以前島的漢字廢除論也可叫假名專用論。他被日本人認為是宣揚漢字廢除論的第一人。

（2）福澤諭吉的「漢字節減論」

1873 年（明治六年），福澤諭吉出版《第一文字之教》。在「端